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冯苓植文集

探索小说集

失重的马拉松

S h i z h o n g D e M a l a s o n g

 文匯出版社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冯苓植文集

探索小说集

失重的马拉松

Shizhong De Malaso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失重的马拉松 / 冯苓植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 7

(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选; 第五卷. 冯苓植文集)

ISBN 978-7-5496-1951-1

I. ①失… II. ①冯…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2438 号

• “新时期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选 •

《冯苓植文集》(探索小说集)

失重的马拉松

文集总序: 钱谷融

出 版 人: 桂国强

作 者: 冯苓植

责任编辑: 张 涛

装帧设计: 王 翔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上海宝山译文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60 千

印 张: 23.75

ISBN: 978-7-5496-1951-1

定 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总 序

□ 钱谷融

这是一位久居偏远地区的作家，不求闻达，甘于寂寞，大半辈子都跋涉于茫茫的戈壁和荒原之间。

疲累了，写作便是他喘息的港湾。

我和他的相识始于文学，是他的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使我知道了远方尚有这么一位作家。他似不太注意文字的技巧，却绝不乏内在的淳朴和真诚。为此，我曾写过一篇推介文章，曾转载于多种文摘报刊上。后来，在中篇小说《虬龙爪》的讨论会上，我们终于得以在上海会面了。并且还在《文汇报》上有过一次笔谈，进而便形成了一种颇为特殊的相知相亲的关系。

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似乎很难见得一丝作家的派头，倒很像个远方归来的行者。拘谨中不乏野性，疲累中略带不羁。文如其人，这或许就是他一系列作品的一个侧面写照。他好像很不关注人际关系，而只是在埋头写作中寻找乐趣。

听说，他曾调到北京又返回去了，调到天津他还是没有前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或许茫茫的戈壁荒原更有助于找到自我。也有人问他怎么能甘于寂寞？他说，有书，即使是在沙漠里也会张起一片浓荫。是这样！他是在古人和今人张起的浓荫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的。但回首看来，他留在起伏沙丘上的足迹也是很很不规则的。为此，也很难谈及他的小说一贯风格。举例说，中篇小说《驼峰上的爱》和《虬龙爪》就不像同一作家同一时期所为。而长篇小说《出浴》和《神秘的松布尔》也是如此，从选材到语言也不像出自一人之手。同样，散见于各大报刊的散文随笔也不例外，《克隆皇帝》的治学精神和《天地大舞台》的自我调侃也

似判若两人。是的!他笔触涉猎很广,除散文随笔之外,曾写过草原小说、市井小说、山野小说、推理小说以及现代派小说。语言似乎也很不统一,有京韵京味的、土腔土调的,还有类似翻译语言的。有人也曾问过他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这说明我绝对成不了大作家,因为我总找不到自我。依我看,这或许就是他的“自我”,或许就是他!多侧面、立体化,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冯苓植。

1999年他退休了,我本以为他为文学行者生涯也该结束了……

谁料传来的消息却是,为了回报草原,冯苓植又苦行僧般的为苦研《元史》钻进了中外古今相关的史籍之中。而且一钻就是十四五年,甘愿离群索居自得其乐。但我深知,这是冯苓植仍在寻找冯苓植,仍在延续他那行者风格。腿脚不行了,就伏案神游于古代草原上奔腾的金戈铁马之间。果然,最近听说他相关的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与长篇读史随笔《大话元王朝》等均先后出版了。

不蹉浑水,甘于寂寞,永远在寻找自我……

最近听说,上海文汇出版社正在筹划出版他的文集,我为这位十几年未见的老朋友感到高兴。冯苓植曾向我介绍过,他虽遥居草原,但相关文学创作的“社会大学”却是在上海完成的。从少年时期在《儿童时代》《少年文艺》发稿,直到在《上海文学》《小说界》以至《收获》发表作品。上海编审们的“点化”令他终生难忘,故而出文集也算对师友们的一种回报。而他却又称,这毕竟又纯属一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现象……但我却不这样认为,反而认为文汇出版社能为这样一位远天远地特立独行的作家出文集是很有意义的,也不失为一种别具特色的选择。步履蹒跚,往往更有助于认识一个时代的特点。多方探索,更有助于了解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那就让我们打开这套文集吧,去了解“在那遥远的地方”还有这么一位行者似的作家。

路就在足下,路也在远方……

不见苓植已有十好几年了,遥望北国,不胜思念之至!就让我在上海以此序为这位远方朋友深深地祝福吧!

目 录

总 序(钱谷融) / 1

魔圈 / 3

女儿吸毒令人猜度,米沛然不得不中断市长竞选。公安局在调查过程中引出案中案,前妻服刑,儿子复仇令人震惊,将读者引入错综繁杂世代交替的魔圈。

自戕 / 75

山沟虽穷,女人却个个国色天香。山沟终于暴富了,现代“庄主”亲自导演一幕血腥悲剧,“业绩”惊天动地,“实况”血糊淋拉,“后果”令人发指!

失重的马拉松 / 147

他以设计女性时装为职业,却根本不懂女性胴体;有着奇异的婚外恋,结果却如一股远逝的风。似迷幻?是色空?难以捉摸。

雨 / 199

一位北京知青,两位纯情少女,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似一场绵绵苦雨。雨中回顾人生,波光水色中更显得扭曲离奇……

.....

死海 / 269

一群不谙世事的知青被困在广袤的沙野。无法忍受死一般的寂静,极度无聊中残酷地铲杀小动物以求发泄,结果招来令人毛骨耸然的天谴。

.....

终结号 / 309

老鸟、老狗、老人,怎样由不自觉到自觉面对死亡.....

.....

田海宽其人 / 349

一个四十来岁的“黑旋风”,骑着一辆破车溜村串户,为求贤学三顾茅庐;他是新上任的教育局局长,更是改革初期的拓荒牛。

『新时期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选

冯苓植文集

探索小说集

失重的马拉松

Shizhong De Malasong



魔 圈

1

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酒馆儿。

长条凳子，四方桌子，油渍麻花，烟熏火燎，土味儿十足，只配龟缩在这大城市的背脊窝里。

但和他的相貌似乎特别相称。

典型的一张庄稼人的脸儿，憨厚中透出几分稚气。身板儿也不做主，胖墩墩的，就是古书中常说到的那种五短身材。再加上老祖父给的这土气儿的名字：梁满屯！这就使他和这小酒馆儿天然浑为一体。

但他好像又不该来……

别的且不说，就看搭在长条凳上的警服，就觉得这小子闷着头儿在这里喝酒有点不顺眼。看得出，绝不是执行什么任务。两眼喝得发直，更显出一脸的傻气儿。痴痴呆呆，似有点愧对那搁在一旁的大盖帽了。当然，刑侦人员里绝不像电影里那样，不是英俊小生就是硬派汉子。但像他这样大大咧咧混迹于三教九流间大喝闷酒，也的确挑不出那么几个来。

果然有人出面干涉了……

只见一位女民警径直向他走来，二十多岁，一身的精气神儿。光说飒爽英姿

已显得有点过时,浑身上下是有那么股子现代派的帅气。明眸一闪,声儿虽不大,但对准那土老帽的同行就是一句:

“跟我走!”

“去哪儿?”这位傻里巴叽还犯倔。

“叫你走你就走!”声儿还是不大,却显得更凛然难犯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哪样都不吃!”这位也来劲儿了,“自己挣小钱儿自己喝小酒,条例中没说这个犯法!”

“你犯浑!”女的来气了。

“浑是浑!”这位还寸步不让,“可绝没浑到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什么?”女的秀眉一挑。

他却突然什么也再不说了,只剩下了一双直视远处呆滞的眼睛,似蓦地醒转了过来,又似在酒醉中陷入了更深的幻境。

“满屯儿!”女的惊呼了。

“……”还是没有一点声息。

“满屯儿!”女的还在叫。

“……”还是一动不动。

女的也愕然了。她叫肖巧,和这傻小子同在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工作。她了解他,还从未见这家伙失态过。

他仍呆滞地望着远方……

肖巧却还在想着那句摸不着头脑的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或者是主观意识参与得太多了,她竟一时也沉默了。

但在他的眼前闪现的却似乎是另一个她……

在一间装有铁栅栏的小屋子里,地上洒满了金色的阳光,窗口飘拂着依依的柳丝。远方传来了幼儿园孩子们的歌声,枝头还有着小鸟儿啁啾的鸣叫。但在空荡荡的小屋内,却现出一片和这一切极不和谐的景象。

仿佛白日见鬼一般……

一个正当芳龄的少女圆睁着一双痛苦不堪的眼睛,正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

无端地抽搐翻滚着,时而莫名其妙地号叫,时而莫名其妙地痉挛。更可怕的是,像有众多的无形鬼怪在追逐着她,她还在残忍地进行着自戕:拽自己的头发,抓自己的面颊,疯狂地撕碎自己的衣衫。似正在经受着地狱烈焰炙烤,又似正在经受末日深渊的熬煎。惨不忍睹,乖戾惨人!最后,她似乎完全忘记了人间尚有羞耻,竟丝毫不顾一个妇女应有的尊严,蓦地把自己剥得赤条条的,像一条垂死的狗匍匐在墙角里苟延残喘着,任那洁白的胴体急骤战栗着。

是她?是她?是她?!

他猛地闭住了眼睛,但愿这一切很快遮掩而去。然而,一片漆黑中竟迸发出几个金色的光斑,正在扩展,正在交融,亮晶晶地在其间忽然闪现出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像一株雨后的小白桦树一样,婀娜多姿地沐浴在校园的春风里。十六岁的花季,即将毕业的高中毕业生。明媚的眸子,秀气的脸庞,苗条的身材,还有那微微耸起的前胸。像朝霞般的柔和,像泉水般的清澈,像婴儿一般单纯,班级里处处都回荡着她那天真无邪的笑声。何况,她还有个令男孩子们终生难忘的名字:米兰!

是米兰?是米兰?是米兰?!

他仍紧闭着双目,但那小白桦树般的少女却更不愿隐去了,似在对他娇娜地笑着,招着手儿引他向逝去的岁月走去……

他从小随着爷爷奶奶在农村长大,高二时才转学来到父母这里。那时他已长成了现如今这五短身材的憨模样儿,但比现在绝对缺着好多心眼儿。高二尚牢记着老祖父“种地要用短腿牛,娶老婆要娶一篓油”的教导,高三时就有点被那位亭亭玉立的女同学吸引得头晕目眩了。他不像大多数男孩子那样争着去比潇洒、比风度、比谱比派儿,而只懂得憨头巴脑地在远处张望。他并没有想入非非,只是觉得一瞧见她心里似裂开了条缝儿,一种未体验过的美好感情就往心里涌来。

她似乎毫无觉察……在众多的男孩子包围之中,她好像更显得纯洁照人了。除了认真地学习,便是力争照着老师的每句话去做。既要当好一个共青团员,又要当好女孩子们学习的模范。她仿佛天生就罩着一身保护层,本能地绝不会受到一点污染。

笑,她还在天真无邪地笑。

但他不应该傻头巴脑地一瞧就忘乎所以,更不该忘了自己天生那副地老大大身板儿。日久天长终于被发现了,一位碰了壁的调皮蛋儿,首先恶作剧地欢呼了:

“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猛一怔,在一片哄笑中他蓦地清醒了。这是有人第一次这样说他,但却成了他终生难忘的耻辱。模样儿是不怎么样,但自尊心却成反比例。一犯倔,不等毕业就参了军,直至大前年复员才又来到这座大城市的公安局里。从此,他对漂亮女人就有一种逆反心理,致使同志们都认为这小子大概不识人间烟火。他内心深处却有一株小白桦树扎着根儿,亭亭玉立,怎么也难抹去。他不但知道,她后来毕业于卫校,在市医院药房工作;而且还知道她父亲原来是市经委主任,一位颇有政绩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型领导。她也很替爸爸争气,仍像过去那样单纯认真,工作不久就被评为医院的先进工作者,后来又差点儿被选为全市的十佳青年之一。一对受人尊敬的父女,使他更发现了自己这副憨头巴脑儿的尊容是有差距。忘了!忘了!他害怕重新扮演癞蛤蟆的角色。但他绝没想到在这里——市劳教队新设的戒毒所里会遇见了她!

米兰!米兰!米兰……

他猛地一睁眼睛,纯洁的小白桦树没有了,有的是一个过早堕落了的女人。毫不知道羞耻,仍在赤裸裸地号着、叫着、口吐白沫抽搐着。他一时间痴了、呆了,只感到心头久久残留的一个美好幻影彻底破灭了。他是听一个男同学说的,她利用药房工作之便,滥用麻醉药物,变相吸毒成瘾,终于陷入了这不可自拔的境地。听后他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是事实,但目睹后却觉得比想象的更为恐怖。

他也随着痛苦地战栗着……

或者是出于职业的反应,或者是出于本能的直感,怅惘间他竟蓦地捕捉到了什么。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霎时使他冲动起来,风风火火回到局里便立即要求对米兰的堕落问题立案侦查。哪想事情的真相似乎和他的直感相差甚远,而且有的同事竟知道了他在高中时的那讳莫如深的老底儿。有一位开玩笑开得过了火儿,哪壶不开提哪壶,竟失口这样揶揄他:“是不是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

他猛觉得心头滴血了……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竟使他没有见火就炸，而是像被人揭了短处似的躲在这背脊晃里的小酒馆喝闷酒。越喝就越觉得心烦意乱，一种从未有过的复杂心情搅得他六神不宁。嘴里咒骂着，眼前却总闪动着那骤然摧折的小白桦树。

米兰！米兰！米兰……

“满屯儿！满屯儿！”是谁摇着他的肩头连连呼叫着。

啊！是肖巧。这家伙还没走！他噌地站起来，准备自己走了。

“什么？什么天鹅肉？”肖巧还想问。

“烂了的！”他边穿警服边没头没脑地喊，“臭了的、坏了的、长了毛的、拱了蛆的！”

“谁说的？”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去问你那奶油小生！”说毕，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小酒馆。

“天哪！”她真想解释。

但他已隐没在夜的人群里了。

2

肖巧知道，奶油小生显然是指赵日秋。

大家都知道，干公安这一行的小伙子们，在关键时刻能拼在一起玩命，但在平时也确有性格差异和各自的弱点。一闲下来，也难免闹点小矛盾。

瞧！这就是一例。

赵日秋长得是很受姑娘们青睐，但如果为此就把他称之为奶油小生也确实有点冤枉。一米八五的大个儿，面目英俊，举止潇洒，身板儿笔直，往那儿一站，从头到脚都散发出一股男子汉的帅劲儿。公安院校毕业，外语特好，常受命干些“文活儿”、“细活儿”。比如，有一次一位意大利的豪门小姐来这儿旅游时失窃了，态度傲慢，出口不逊，声称再不能在中国待一分钟了。而等到赵日秋一来，她的态度就有所和缓。再等梁满屯帮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破了案，她已经紧盯

着他目不转睛了,改称她需要无限期地延长她在中国的旅游期,因为她看到了中国的007,她期盼着他能够对她“终生进行保护”。

似乎是梁满屯有点嫉妒……

但第二天一上班,肖巧却径直找上门来质问赵日秋了,似乎对那句“你的奶油小生”不认可,仍耿耿于怀。

“告诉你!”进门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以后少和我套近乎,我可不愿沾上奶油巧克力的味儿!”

“怎么啦?姑奶奶!”

“怎么啦?”一针见血,“干吗糟蹋人家满屯儿?!什么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天哪!”赶忙解释,“那不是闹着玩儿吗?”

“闹着玩儿?”迎头一击,“缺德!”

“言重了!”还很注意风度,“姑奶奶!满屯儿不识人间烟火,我这是想刺激一下,让他别耽搁了找媳妇儿!”

“瞧!又往外撒奶油味儿!”刺儿上了。

“肖巧!”赵日秋吓得一本正经了,“得!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可梁满屯也太犯倔了。听了一个老同学带来的消息就往戒毒所跑,回来风风火火就要求立案侦查。能吗?人家市经委米主任是亲自把女儿送到戒毒所的。把变相吸毒的情节交代得清清楚楚。局里已让我初步做了调查。不涉及贩毒集团,不涉及流氓团伙,就是自个儿往自个儿身上扎杜冷丁。据查是一次车祸受伤后留下的后患,小姑娘忍不住疼痛注射成瘾。充其量说,只是利用职务之便,滥用麻醉药物。而且款项都偷偷交上了,查来查去也只能是如此罢了。何况,人家米主任已主动承担了家教不严的责任。”

“可满屯儿的直觉?”口气开始和缓了。

“直觉?”他也不加否认,“这小子是有两下子!火眼金睛,还没等伙伴们缓过神儿来,他往往只凭感觉就把犯罪分子的小辫儿抓住了。也算老天爷帮了他大忙,只要他换了便衣往人堆里一扎,就算你再精明也难把他挑了出来。可他?却像在大海里看鱼、鳖、虾、蟹似的,偷的、摸的、贩毒的、倒汇的、拉客的、卖淫的、杀

人越货的，一目了然，一个儿跑不脱！”

“这不结了！”肖巧对他这变相检讨还算满意。

“可这次……”赵日秋不得不说，“这属‘文活儿’‘细活儿’，比不得他平时搞的‘野活儿’、‘粗活儿’，微妙得很哪！就凭他那点儿直觉？弄不好非把大伙儿搅进去不可。谁不知道，米主任是咱市里搞活经济、引进外资的顶梁柱。好些对立面总想从他吃啊、喝啊、贪污啊、受贿啊挑毛病，一点都没挑出来。咱们如果不识这个理儿，非要插这么一手儿，这不是正中某些人的下怀么？”

“那满屯儿的看法呢？”肖巧把话题儿一转。

“看法？”赵日秋只得耐着性子解释，“这小子凭着他的直觉，非要说他影影绰绰看到这后头有个黑影子，有意将米兰拉入堕落的深渊，要的却是米主任的好看。为活人制造一个心灵的地狱，让他活着比死了还痛苦万般。”

“满屯儿的根据是什么？”肖巧紧接着问。

“根据？”赵日秋还是很有风度，“米主任就这么一个女儿，两口子爱若掌上明珠。虽不宠、不惯、不骄、不纵，但其实爱得心尖儿打战儿，据人说，米主任累上一整天回家喝盅小酒儿，什么酒菜都不要，只要女儿坐在一旁。瞅一眼，抿一口儿，满脸都挂满了笑纹儿。女儿说，爸！你把人家当成了下酒菜儿。父亲不说话，只是笑着看得更入神了。就连米主任的老伴儿都说，我家有根拴马桩，老米官儿做得再大，每天也总得让女儿抻得往家跑。即使是半夜归来，一进门还是先往女儿屋里去。瞅着酣睡中女儿那长长的睫毛，他似乎把一切劳累都忘了，一坐就是半天，有几次竟伏身在女儿床脚睡着了。”

“不无道理……”肖巧沉吟了。

“道理？”这回赵日秋耐不住性子了，“不信你就按着他这份‘道理’写篇推理小说试试！老子当官，有人就从他女儿身上报复。目的是什么？破坏改革开放！想想看，这篇小说还有人看吗？老掉牙的老套子，再幼稚也不过的推理！即使气死了米主任，那改革开放就能因此而结束啦？完全是‘文革’时的构思，哪有点现代化的气息！”

“满屯儿也不会那么犯浑！”肖巧反驳着。

“说不定！”赵日秋也开始针锋相对了，“我看这是一种青春骚动期留下的后

遗症!”

“什么? 什么?”肖巧一下子懵了。

“不是杜撰!”赵日秋寸步不让,“美国的心理学权威米·比安特教授说,一个人由少年转入青年时,必将经历一次青春骚动期。在此期间经受的心理刺激,将会对他日后性格的形成打上深深的烙印。屈辱会终生难忘,美好也会一世永存。每当一触及这心灵伤疤,他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扭曲情绪,屈辱会使他顽强地维护那美好,而美好又会使他更顽强地想起那屈辱。心理变态,这就是青春骚动期后遗症。比如梁满屯对米兰……”

“好啊! 你反倒给满屯写起推理小说了!”肖巧大叫了。

“不! 不! 我只是在推你的理!”赵日秋出人意料。

“什么? 什么?”肖巧果然瞪大了眼睛。

“你、你,是不是……”吞吞吐吐。

“是什么?”还不明白。

“看上了梁满屯?”终于点破了。

“你犯浑!”拍案而起。

态度是很严厉,但恍然间却像挑开了心头的一块蒙纱。梁满屯是长得不怎么样,即使穿上威严的警服也像个黄土地里刨出的矮粗庄稼汉。但男人挑的是漂亮,女人往往挑的是个心窝儿。只是赵日秋说得也不无道理,傻小子果然真留有那青春骚动期后遗症。

米兰! 米兰! 那个米兰……

就不该“关老爷”也来掺和。这位刑侦队长叫关顺,五十啷当岁。长得倒也虎背熊腰,却似乎有点可惜了那块头。松松垮垮,常带着一脸疲惫相儿。也难怪,干这一行的十天半月也难得睡个囫囵觉,当头头的就更难得个喘气儿的工夫。为此,这位爷即使在听汇报时也常打盹儿,迷迷糊糊像老睁不开眼睛。但你也别想打马虎眼,正当你无精打采地往下叨叨时,他却噌一下猛地睁大了眼睛,铜铃儿一般,直瞪得你浑身由不得一颤,得! 一个要害细节被他抓住了,让人心服口服,往往一破就是个大案。和他那老祖宗的传说一样,不睁眼睛没事儿,一睁眼睛就要动真格的,故而得了个绰号: 关老爷!